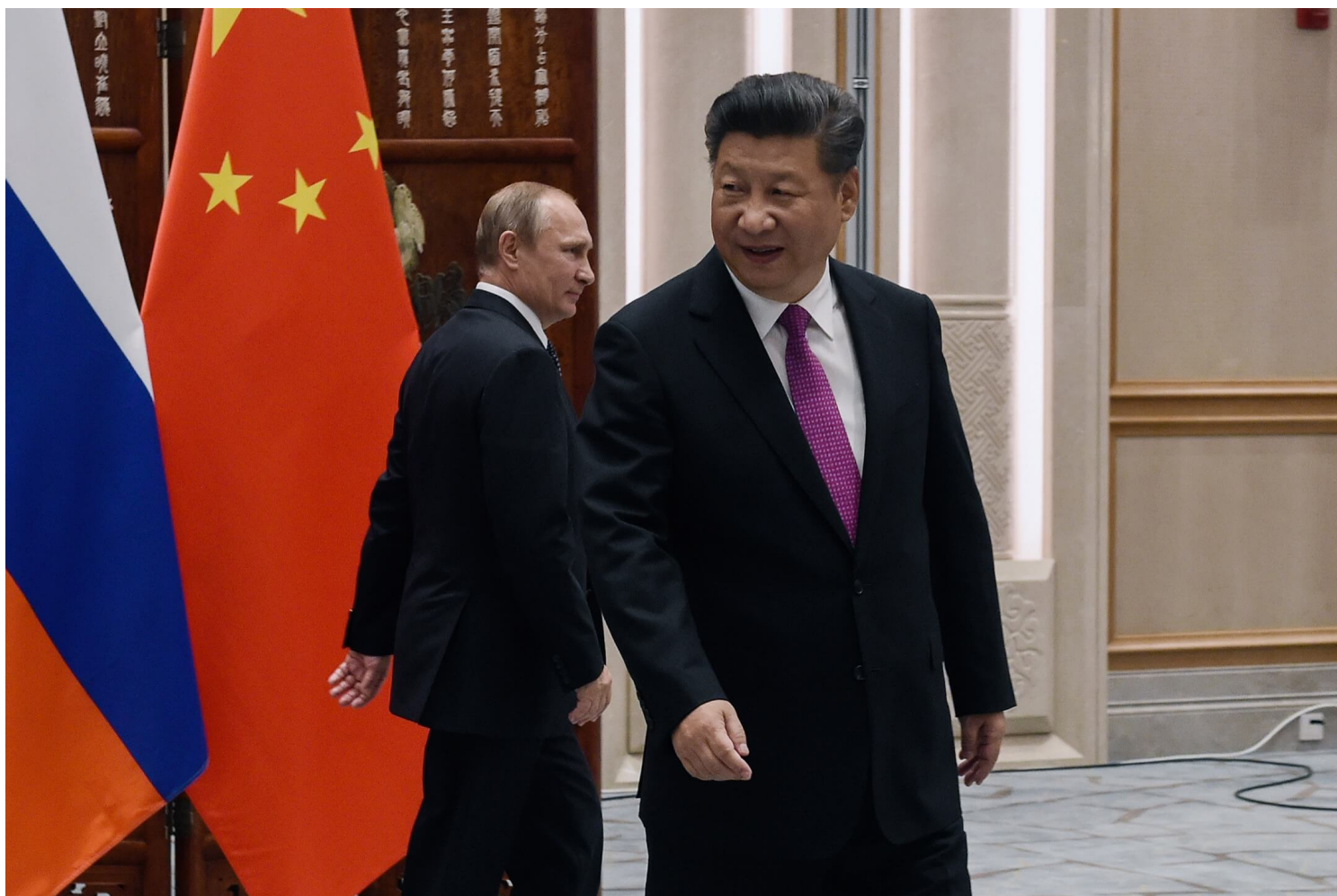


端 × 华尔街日报 广场

普丁与习近平的赌注：沿南北轴线重塑国际格局

在俄罗斯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日益恶化之际，两国正寻求重新构建全球权力分布，相关努力有望在未来几年中使它们受益。



2016年9月，中国杭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G20峰会上会面。摄：Wang Zhou/Pool via Getty Images

WSJ

华尔街日报 ✓

华尔街日报记者 Gerald F. Seib | 2022-07-24

WSJ 端传媒尊享会员 普京 习近平 端 x 华尔街日报

本文原刊于《华尔街日报》，端传媒获授权转载。目前，《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全部内容仅向付费会员开放，我们强烈推荐您购买/升级成为“[端传媒尊享会员](#)”，以低于原价 70% 的价格，畅读端传媒和《华尔街日报》全部内容。

最近，在一次对俄罗斯友好的金融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丁（Vladimir Putin）的态度是一贯的直接和自信。他不仅宣称俄罗斯经济挺过了西方的制裁，还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忽略了世界对俄乌战争的反应所揭示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说：“他们看来没有注意到，世界已经形成了新的强大的中心。”他表示：“我们谈论的是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本性和关键性的。”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一说法凸显了普丁借入侵乌克兰之举在全球押下的一个核心赌注。他很清楚，由于残酷地入侵乌克兰，他可能已在传统东西方关系中失去很多阵地，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但他押注的是，通过沿著一根南北轴线建立一个新的外交、经济和安全网络，他能够弥补这些损失。

当然，他在这项冒险之举中的关键盟友是中国。多年来，中国一直沿著这条南北轴线努力，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大举开展贸易和投资，通常是在长期被视为外交地位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是大型经济或外交参与者，但其中许多国家位于战略贸易路线上，是快速增长的市场，其中的一些国家拥有向清洁能源技术转型所需的关键矿产。

总的来说，中俄两国的这些努力是在试图重新构建全球权力格局，使这种格局在未来几年对中俄有利、对西方不利。两国的计划能否成功远未可知，但这可能是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长期后果之一。

到目前为止，普丁有理由对他的计划感到满意。经济方面，他正在向印度出售大量石油，并研究向巴基斯坦出售天然气的可能性，以开始弥补丢失的西方市场。外交方面，代表全球人口近50%的35个国家对3月份谴责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而包括墨西哥、埃及、新加坡、印尼和卡塔尔在内的58个国家，在后来有关将俄罗斯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在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第100天，普丁接见了塞内加尔总统、非洲联盟现任主席萨勒（Macky Sall），后者请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粮食和化肥。最近，普丁在“金砖国家”线上峰会受到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领导人的热情欢迎。金砖国家中有四个国家人口数量跻身全球前十，这些国家刻意回避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任何谴责。就在不久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在20国集团工业国高级外交官会议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冷遇，但他发现巴西、印度和阿根廷的对等官员愿意与他会面。

美国前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兹（Robert Gates）说：“我不认为世界格局出现了正式的重置，但我认为，让很多国家置身事外的努力看来是相当成功的。”

对拜登政府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盟友而言，他们更关注的是：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的团结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维系。当然，这一努力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北约已经恢复了活力，而欧盟似乎也具备了新的意义，并已邀请乌克兰加入。西方决心在经济上制裁莫斯科，并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这种决心是广泛而有力的。同样，美国拉拢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果。

然而，中国和俄罗斯当前认为，这种对西方凝聚力的关注代表著旧式的冷战思维，根本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这样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一厢情愿，但它也反映了新的现实。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因为最近美国对这方面没什么兴趣，也给人一种不可靠的感觉。过去20年里，美国把精力和预算集中在反恐战争上，近年的重点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全球的很多地区。

从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到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到现总统拜登（Joe Biden），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急剧转变。比如，奥巴马政府决定与伊朗谈判达成核协议，接下来的特朗普政府却完全摒弃了伊核协议，之后的拜登政府则把阿富汗撤军行动搞得一团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都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可依赖度的质疑。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和议员都表现出从全球收缩回本土的意愿。

对于上述种种疑虑以及南北轴线上的许多国家与西方国家在优先事项上看法截然不同的事实，俄罗斯和中国正加以利用。世界银行前行长、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将拒绝加入反俄运动的非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称为“弃权者”，佐立克称，这些国家有一系列的关切问题，可解释它们为何采取如此立场态度。

佐立克表示：“这些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想在重大威胁下具备韧性，这些威胁包括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危机、高债务和利率、新冠疫情和其他疾病，还有在它们眼中发达经济体遗留下来的碳转型成本。”佐立克称：“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希望避免新的冷战，特别是与中国的冷战。它们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它们对制裁行为很警惕，担心制裁举措也会用到它们头上。”

在全球经济已经因乌克兰冲突而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非洲和亚洲国家发现，它们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而且，在全球粮食短缺日益严重之际，他们非常需要粮食，既包括俄罗斯种植的粮食，也包括相当于俄罗斯从乌克兰偷走的粮食。

“弃权者”想要作壁上观还有其它一些实际的原因 印度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军事物资供应 在与巴基斯坦

开休战，心又作主上观起市天也。三天孙的外孙。中及内然，至秋秋阿夕列的十字物奥庆应，让与已坐列坦和中国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印度认为俄罗斯的军事物资供应至关重要。美国最亲密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在批评侵乌一事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温和，因为它希望在以色列军队追击叙利亚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时，继续与驻扎在邻国叙利亚的俄罗斯军队合作。

其中一些国家还倾向于接受莫斯科和北京方面的主张，即美国呼吁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美国耍的花招。哈佛大学国家安全专家Graham Allison说，对他们而言，相关呼吁无非是为了遮掩美国的真实目的，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由美国制定规则，其他国家俯首听命”。除此之外，其中一些国家的统治者对团结在世界民主国家一边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普丁和习近平式的威权统治。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教授Angela Stent称，实际上，早在最近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丁就已经开始构建这个新的国际网络。她写了一本关于普丁外交战略的书。她指出，在俄罗斯部队于2014年从乌克兰夺走克里米亚并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后，普丁更深地介入了叙利亚事务，并加入了欧佩克+——这是一个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简称：欧佩克）的松散结盟，在2019年召开了首届俄罗斯-非洲峰会，并启动了一条通往中国的新天然气管道。Stent表示：“普丁有条不紊地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

今年2月，他与习近平宣布“友谊无上限”，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俄罗斯能利用中国为建立自己的南北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Allison称，事实上，俄罗斯只是在“搭中国的便车”。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稳步开展工作，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外界注意。中国最大的努力是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中，中国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将亚洲、非洲、东欧和中东的71个国家连接起来。这些国家加起来占世界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显示，现在超过10,000家中资公司在非洲开展业务。2001年至2018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贷款约1,260亿美元，直接投资约410亿美元。更多的投资带来了更大的地缘政治合作。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以联合国的投票来衡量，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加强了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盟关系。中国还在非洲的吉布提建立了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同样地，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的贸易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目前每年贸易额达到4,500亿美元，到2035年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中国现在是南美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仅次于美国的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成为拉美的一个主要债权国，事实上现在还是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加勒比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具有投票权的成员。

不过，在外交新战线上，中国和俄罗斯面临增强一极的影响力与北非中东、美国及甘明古尔保印等明目

个过，在这条轴线上，中国和俄罗斯别妄待强人、持久的影响力并非易事，美国及其盟友仍须重振亚洲的传统优势。

许多情况下，接受北京和莫斯科主张的国家更多是出于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对中国和俄罗斯有特别的好感。事实证明，这两个国家更擅长用利益换取合作，而非赢得真正的朋友。

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有时会附加苛刻条件，对此一些国家已经越来越反感，这些条件包括大量使用中国而不是当地的劳动力，以及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中国会获得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外交政策研究所这项研究指出，非洲人“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其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来获取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非洲大陆不利的特许权”。

非洲国家还在忍受全球粮食短缺之痛，俄罗斯阻断乌克兰对外粮食出口是罪魁祸首。尽管这些国家没有加入西方国家孤立普丁的行动，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对普丁在乌克兰开创的无情先例也是有顾虑的。这些国家本身就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军事入侵。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由来已久，这可能限制他们长期合作的能力。Allison指出，相比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在与西方经济强国保持长期经济和贸易关系方面的利益要大得多。他说，对中国来说，其宏大战略的一个支柱是成为所有主要经济体——实际上相当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供应链中关键项目的最不可或缺的供应商。

那么，美国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这条南北轴线上的努力？“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纠正的问题，但只能从长计议，”盖兹说。“根本没有短期的解决办法。”

盖兹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放任自己的“非军事力量工具”萎缩，现在则正为此付出代价。他说，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没有进行足够必要的投资，比如，在向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在欠发达国家构建安全关系和贸易合作伙伴关系方面都做得不到位。

关于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要如何合作、以在中国和俄罗斯正大举扶植的地区促进美国投资，盖兹呼吁拿出“创新想法”。他还补充说，好消息是，国会目前对于该领域的问题表现出了罕见的两党合作精神，希望就相应战略达成一致意见。“习近平和普丁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把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团结到了一起。”

佐立克建议美国做出更多努力，去了解“弃权者”的需求和不满，并与国际机构合作来应对这些问题。美国还可以另辟蹊径，在疫苗和其他卫生行动方面提供帮助，以此播撒善意，并重新建立起更良好的贸易关系。

不仅在此，美国还应鼓励美国设计联盟国家将各自与俄罗斯区别开来，让美国与俄罗斯在共同利益领域

不仅如此，他还鼓励美国设法说服中国将目己与俄罗斯区别开来，让美国认可中美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总之，我们不能凭直觉把俄罗斯和中国当成上世纪50年代的那种融合体，”他说。“我们应该把中俄两国区分开，将来甚至可能再次形成三角外交的态势。”

最近几周，拜登政府及其盟友展开了外交攻势，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行动。美国最近在洛杉矶主办了与拉美国家首脑的美洲峰会，但墨西哥和三个中美洲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不参会，这显示了美国在该地区面临的挑战。七国集团（Group of Seven）刚刚宣布计划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数千亿美元，这显然是为了抗衡中国的相应行动。拜登还出访沙乌地，想说服沙乌地领导人提高石油产量，以抵消西方国家削减采购俄罗斯石油造成的影响。沙乌地领导人一直不愿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表明，一场新的外交游戏已经开始；即使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结束后，游戏仍会继续。“美国总统拜登称，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将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Sten表示。“俄罗斯不会成为弃儿。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英文原文：Putin and Xi’ s Bet on the Global South][2](#)